

高黎贡山：生命的博物馆

本报记者 沈靖然

“高黎贡，绿色的净土，多少白云停在天空，守望你不曾离去。”传唱在高黎贡山脉两侧的民歌，记录了这片美丽土地上的动人故事。

南连中南半岛，北接青藏高原的高黎贡山拥有绵长的山脉，完整的垂直生态系统使得生物在这里富集。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编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一书，将高黎贡列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

“都说这里是生命的博物馆。”高黎贡山的独龙族护林员张敏提及高黎贡总是充满深情，“这座山我能爬一辈子，守护着这一座山就够了。”高黎贡人民对高黎贡山的世代守护，让这里成为生命的摇篮。

摸清家底，抢救性保护

高黎贡山腾冲段林家铺子，林木掩映下错落分布着今年刚种下的大树杜鹃幼苗。

“我们找了大树杜鹃70多年。”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副局长段绍忠说，他对大树杜鹃有着特殊的感情。

1918年，英国生物学家福雷斯特在高黎贡山的森林中发现了这种高达20多米的杜鹃花，将其树干砍倒制成标本，运回了英国。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世界上最后一株大树杜鹃。”段绍忠介

绍，为了摸清大树杜鹃的家底，找回这个高黎贡山的特有物种，中国科学家深入高黎贡山腹地，开始了70多年的寻找。

漫长高黎贡，山高路难走。密林中找一株鲜花，难度可想而知。段绍忠坦言：“作为高黎贡人，我们不能接受杜鹃被运到了国外，在自己家却再难找到。所以大家都有这个决心，要把它找回来。”

1982年，在腾冲界内的高黎贡山腰，一个新的杜鹃王国终于出现在世人眼前。中国植物学家冯国楣在这片区域内，发现了40多棵大树杜鹃。

“被列为极危物种的大树杜鹃，种子比芝麻粒还小，落下树后在原始森林中很难发芽，加之立地条件影响，自然更新极为不易。”段绍忠介绍。

为了“抢救”大树杜鹃，相关科研机构对大树杜鹃开展了人工繁育及扩繁技术实验。林家铺子的这片杜鹃幼苗共200株，目前长势良好；而在2017年第一次实验的幼苗中，存活率达到60%，4年间苗木从25厘米长到了最高60厘米。

在高黎贡山，很多像大树杜鹃一样的濒危、极危物种得以“抢救”。

同为极小物种的高黎贡山特有植物保山茜也曾面临生存危机。在有限分布的百余株保山茜中，科研人员发现其成年植株周围很难找到幼苗，自然条件下已经不能正常繁

殖。通过人工培育手段，保山茜也成功得以近地繁殖，回归野外。

在段绍忠看来，群众的自觉保护同样是持续性守护的关键。“我们在林家铺子开设了自然教育基地，每年都有许多青年来到这里，我会带着他们去看野外回归的试验田，让孩子们从小认识这些物种，保护我们的家园。”

与时俱进，科学性保护

“过去我们讲保护，往往是把一座山封起来，任其发展。”云南省保山市林业和草原局四级调研员李正波长期从事高黎贡山自然科普教育，“很多物种可能我们还没发现就已经灭绝了。”

“除了水和食物，动物的生存还离不开‘家’。对它们来说，可能就是那个掩蔽之地。所以我们越来越强调栖息地保护，让它们更有安全感。”李正波说。

这些结论的得出离不开科学研究和大量实地监测，科学性保护理念取代了封闭式保护。

白眉长臂猿是高黎贡山的特有物种，目前仅剩不到200只，雄雌猿只要确定关系，便会相伴终生。

在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一个片区，原本住着5只白眉长臂猿，一对夫妻带两个孩子，还有一只孤零零的母猿。而几十公里之外的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住着不少单身公猿，但由于原本两个保护区之间的森林生态遭到破坏，两地存在天然屏障。

为了解决生态环境破碎化这一难题，1996年开始，当地政府将位于两个保护区之间的国有林确立为生物走廊带，纳入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统一管理。

“通过生物走廊，动物们开始走亲戚串门了。”保护区管理局委办员介绍，通过红外相机监测，两个保护区之间的物种交流明显增强。生物走廊带内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菲氏叶猴，总体数量从4群130只增长到8群300多只。

“灵长类动物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要求非常高，是反映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完整性的重要指标。种群数量变多，说明这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李正波欣慰地说。

好生态带来好生活

“我们百花岭村的村民，从1995年开始就做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了。”高黎贡山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理事长侯兴忠自豪地说道。

侯兴忠介绍，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民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员人数从当初的51人增加到现在的150多人。“每年我们至少办两次生态保护培训讲座，让大家认识到守住这片绿水青山的重要性。”

毁林开荒、破坏树木，曾经突出的人地矛盾在当地村民的自发劝导下越来越少。“以前我爱打猎，如今在政府和协会的号召下，我认识到要好好保护高黎贡山，现在管护林员都20多年了。”侯兴忠说。

员蔡芝洪笑着说。生态变好了，生活也变好了。在高黎贡山的另一头，独龙族护林员张敏对此深有感触。

“我们保护了生态，也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态护林员的脱贫政策在这里落地生根，极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

“刚做护林员的时候，独龙江这边的路特别不好走，在没通隧道之前，还会遇到大雪封山半年不通车的情形。”张敏回忆道。

2014年，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贯通，张敏的巡山护林路也更为便捷。在隧道所在高黎贡山段，张敏搭起了高黎贡山独龙江段的第一个红外线摄像头。

“除了做护林员，我们还种起了苹果，农作物都卖到了山外面。”张敏笑着说。

在适度发展林下种植上，独龙江乡尤为谨慎。独龙江乡乡长木小龙介绍：“目前我们的苹果等林下种植全部在次生林范围内进行，且对规模进行控制，绝不允许在原生林下种植，严守生态保护的底线。”

“我经常把我读书的故事告诉女儿。”张敏对自己没念上大学抱有遗憾，“希望她好好念书，学到更多知识后，回来继续守护建设我们的高黎贡山。”

左图：高黎贡山风光。

杜小红摄

上图：高黎贡山下的山村。

艾怀森摄

关注保护生物多样性

二道关村看民宿

李德金

早上从家里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二道关村。放下行囊，尽收眼底的是峰峦叠翠，层林尽染。走出民宿宽敞的院落，环顾四周，南来北往的车辆，漫步在村头巷尾的人群，也都成为这里的风景。

坐落在一条山沟里的二道关村，共有1300多人，400多户，大多数人家都开起了民宿。8年前，村里有一户人家把

四合院式的老宅子出租给了一位刘先生，他兄弟姐妹6人，有时一家人一起来这里休闲度假，体验田园生活，在院子里的一亩地上种白菜、萝卜、茄子、黄瓜、韭菜、西红柿等果蔬，自给自足绰绰有余。闲下来的时候，到外面转转，也有不一样的风景，尤其是秋天，去栗子沟玩耍，一次能捡到四五斤栗子。如果兴趣来了，花个把小时，逛完栗子沟，顺便摘一些枣和梨，坐在一棵大

树下，一边品尝新鲜水果，一边喝着自带的啤酒，那才叫“倍儿爽”呢！

一个早晨，天刚刚下过雨，在村头健身场，我与这位刘先生不期而遇。他在健身的时候，还不忘与我分享他在这里住了七八年的体会。他开心地跟我说，这里绿色满眼，空气新鲜，享受康乐。他告诉我，现在村里出租的院落一般都是近年来新建的房屋，有的为散租，有的为长租，长租的居多，租客以北京周边为主。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宿建起来，这个山沟里的小山村越建越好，越来越漂亮，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为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我被巴金《海上日出》的文字所陶醉，醉得不知归路。

作为川西山里长大的孩子，凯江日出的壮观与震撼，我倒是见识过了。

一湾凯江从四川绵阳龙门山余脉之鹿爬山奔腾而来，后汇入涪江，一路蜿蜒而去。亿万年来，凯江日夜奔流，在与大山、岩石的一次次冲撞中慢慢和解，形成蟠龙、双东、瓦店三个凯江大回湾，水环抱着山，山凝视着水，相依相偎，吞吐日月星辰，细数流年。看凯江日出的最佳地，莫过于双东大回湾了。

凯江绕狮子山形成的双东大回湾，位于距德阳市区10余公里、中江县城27公里的旌阳区双东镇。

凯江日出有两绝：一绝菜花全绽，二绝雨后初晴。为了看凯江日出，我亦常常早起。春天菜花盛开时，在黎明前的最后黑暗中站立观景台，风儿捎来浓郁的菜花香，也捎来早醒的鸟鸣虫吟，微甜的空气变得俏皮起来，刺激得鼻粘膜痒痒的。东方天边的云最先被撕开一道口子，透出一缕亮光，那口子不断扩大，如一根画笔描摹着天空，天空不断变换色彩，黛色、深蓝、赭石、朱红……凯江水也跟着学起了川剧变脸，一切都变得梦幻起来。

天空越来越亮，越来越红，从东边一直红到西边，天空下的菜花也越来越明艳。有薄雾从凯江水面升起，犹如人在地心熬一壶菜花茶。

紧接着，光芒冲破层层积云，刺破苍穹，如先锋战士，扫开一条大路，太阳慢慢露出额头、眉毛、眼睛、鼻子……直到一个红艳艳的大火球从两山之间全部跳出云层，“半江瑟瑟半江红”变成了“满江红”。这时候的太阳很温柔，也不刺眼，柔柔的光线斜斜投射在菜花上，整座狮子山成了花的底板，大自然的画师挥毫泼墨，金黄、乳白、粉红、紫红……七彩菜花顶着朝阳把大山打扮成了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姑娘，一切都变得生



凯江日出

唐雅冰

动活泼起来。

太阳越高，同时升高的还有气温，花香也越来越浓郁，天上一个太阳、凯江一个太阳，天上的太阳伴着云彩，凯江的太阳拥着狮子山和菜花。鸥鹭翔集，掠过长空，蜜蜂嗡嗡嗡嗡，忙着酿蜜。好一幅气势磅礴又不至于柔媚婉约的流动山水画，惹得一众摄影爱好者不知归路。

如若秋日雨后，凯江日出则是另一番景象。雾从凯江里、人家屋顶、狮子山腰慢慢升起，越聚越多，越来越厚，直到把整座狮子山连带凯江都密密实实遮盖起来，天空星星零零散散，眨巴着眼睛，与地面打开延时开关的手机好奇对视。

乳白的雾是不安分的孩子，在凯江上、山上奔跑，时而把山水全部覆盖，时而让山露出一个头来；时而与天空的云朵媲美，时而与人家屋顶的炊烟携手……

太阳如浮阳江上的琵琶女，千呼万唤才红着脸出来，还不忘扯一块云朵遮羞，那红便迅速传染开去。雾翻滚着、挣扎着、奔涌着、胶着着……让人分不清哪儿是云海、哪儿是雾海，恍惚间甚至忘了太阳究竟是从哪儿跳出来的。

太阳越升越高，性情也越来越热烈，刚才还任性的雾慢慢收敛起顽皮，一点点朝山下退去，狮子山也慢慢露出头、脸、腰，直到和凯江手牵手全部暴露在太阳底下。一大片一大片沉甸甸的稻谷抖落露珠，等着随新农人的收割机颗粒归仓。太阳在凯江里打一个滚，算是占山为王了。

面对如此蔚为壮观的景色，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凯江大回湾的日出，伴着一滴滴凯江水，占据了我的心头一个重要的位置，久久不能忘怀。

上图：俯瞰凯江河畔芦苇岛。

王平摄（人民视觉）

浙江桐庐

山水艺术点亮美丽乡村



2021“浙里富春那么乡田”山水艺术季活动在浙江桐庐县桐君街道梅家村开幕，本次活动季活动为期3个月，邀请全国10个美术学院艺术团队开展公共艺术创作，《连理相依》《春耕田肥》等20件作品

点缀在乡村里，与田园风光融为一体。艺术季还设有主题艺术联展、沉浸式文艺演出等活动。

图为游客正在观赏田园艺术表演。

同轩摄影报道